

MEERIDIAN



中研 B0033273

经络考辨

孙永显 编著

2014/10



序 一

经络是中医学和针灸医学中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几千年来一直在有效地指导着中医各科,特别是针灸科的临床实践,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和科研过程中有所发现、发展和丰富。

经络穴位图,早在我国唐代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等书中就有记载,是用五色绘成的,称为《明堂图》。惜乎都已亡佚,而未能流传下来。其后的针灸书中,或虽绘有经络穴位图,或单独出版过《明堂图》,但多为继承性的,且因印数不多,流传不广,一般不易见到。近三四十年来编绘出版的彩色经穴图,有所发展和创新,但各种版本之间也存在不少问题,有些不一致之处。孙永显医师编绘的《经络考辨》由“经络考辨”和“经络图”两大部分组成,力求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考辨,或择其善者而从之,或另立新说以补之。资料丰富,说有出处,文图并茂,是一本带有时代气息的新作。它的出版,将进一步促进对经络穴位问题的研究和学术争鸣。略志数语,以为斯序。

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
针灸文献研究室主任、教授
中国针灸学会文献研究会理事

王德深

1988年12月9日

序 二

脏腑、经络、营卫、气血等,是构成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而经络学说又是针灸学的理论核心。因此,古往今来的针灸医家莫不赖此作为诊治疾病的准绳。如《灵枢·经别》篇说:“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学之所以始,工之所以止也。”《灵枢·经脉》篇更强调地指出:“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经络之重要,已可概见。实践证明,经络既是运行气血的通路,又是病邪传注的途径;既是诊断疾病的依据,又是治疗疾病的基础。用于临床行之有效,这是尽人皆知,毋庸置疑的。当今国内国际的医学、科学家从针灸、推拿、气功的医疗实践到声、光、热、电、磁,以及同位素示踪等实验观察,均说明经络的感传现象在人体上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还揭示其循行路线与我国古代医籍《灵枢·经脉》的循行路线是一致的。由此足证我国古代医籍所记述的经脉循行,就是经络系统在人体“有诸内必形诸外”的现实写照。这一伟大发现,是我国古代医家实践经验之精华,是难能可贵的。

自《灵枢经》出,历代医家为了阐发经络之精髓,曾绘制过经络腧穴图,古称“明堂图”,又称“明堂孔穴图”;晋代《抱朴子》引用过《明堂流注偃侧图》,又称《明堂三人图》。唐代甄权又进行了修订,孙思邈《千金方》(652年)加以引用,并云:“旧明堂图,年代久远,传写错误,不足指南,今一依甄权等新撰为定云耳。……其十二经脉,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为之。”由此说明原图是用五彩描绘的。王焘《外台秘要》中(752年)又改绘为“十二人图”,但这些图后来在刻本中,均未流传下来,因此湮没不彰,甚为憾事!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中医政策光辉照耀下,祖国医学蓬勃发展,针灸学编著相继出版,经络穴位挂图也不断涌现。惜乎古代医籍年代久远,文辞古奥,言简意赅,在经络系统中有关循行分布等方面遗留问题甚多,历代先贤见仁见智,近代诸家亦众说纷纭,以致各执一词,难窥全豹。欣阅孙永显同志近作《经络考辨》,内容甚佳,十分壮观,不但考辨说理清晰,言之中的,而且所附插图朗若列眉,持之有据。令人阅之,颇受启迪。尤其是书中的经络彩色图,更是别具一格,引人入胜,不仅图象逼真,布局新颖,而且将经络系统的所有结构描绘在一张图上,既强调了经络系统的整体性及其相互联系,又为脏腑经络辨证提供了理论依据;并用不同的形状和颜色重点突出了特定穴及其相互关系。因此既有利于课堂讲授和理论学习,又有利于临床、科研工作进行子午流注、子母补泻、灵龟八法、俞募配穴、原络配穴等治疗方法的具体应用。此外,在经穴彩图方面依据国际标准对照标注,立体感强,色彩鲜艳,形象生动,有利于向国际传播,使我国针灸学术在世界之林发挥更大的作用。总之,本书经络内容搜罗宏富,博综古今百家之说,颇能见源知流,见微知著,且有创见,开拓了研究经络学说的新领域。对继承发展针灸医学很有裨益!此书问世,定能嘉惠医林,造福人类,故乐为之序,以作简介。

中国针灸学会经络研究会理事
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 教授

肖少卿 谨识

1989年春

序 三

据今所存古代文献而论,经脉始载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帛书。该书仅载有十一条经脉及部分病候而已。至《黄帝内经》及《黄帝八十一难经》作了补充修订,方使经络有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十二经筋、十二皮部及十五络脉、浮络、孙络等,为后世所宗。晋·皇甫谧所撰《针灸甲乙经》,集《素问》、《黄帝针经》及《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为一书,补充了大量经穴与治疗。然均未见载有经络图示。据唐·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等二十九卷所载“明堂三人图”云:“旧明堂图年代久远,传写错误,不足指南”,可见唐以前已有经络图出现,目为时甚早。正如该书之开篇“大医习业”所云之“明堂流注”,据传应为己佚之《黄帝明堂经》,似为经络图示之专书。又云:“今一依甄权等新撰为定云耳。……十二经脉,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为之”。可见依甄权等人所绘之经络图为彩色之图,惜今之《千金要方》中未见有绘出之彩图。宋·王惟一受诏而考订经脉腧穴,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并铸成铜人两具,为今日所见最早之经脉腧穴图示。但仅绘有十二经脉始于四末至所终之粗略线路图,以及各经脉五输穴和原穴所在位置图示。金·南唐何若愚著《流注指微赋》,常山门明广注解而成《子午流注针经》上载有依内经原文所绘之十二经脉图,然而却只标点出体位,未连成流注线路。至元·滑伯仁所撰《十四经发挥》,才绘有各经脉流注线路示意图。由此可见经络图示是逐渐发展而成的。明清以后出现依经络命名之各类专书,大多载有经络图示。

全国解放后,在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过程中,中医教育事业蓬勃发展起来。在编写各类教材以及制作教具时,都不可遗漏地绘出了经络图或制作了模型等。于是权威、名家们各抒己见,绘成各类经络图及各种模型,造成十分混乱之局面,其差异之大,给教学、科研带来很多困难。近十年间,各高等中医院校相继建立了针灸专业及推拿专业,经络学被设为重点专业课程之一,使这种困难更加突出了。余从事经络教学多年,鉴于上述局面,只绘草图以示教于同学。每欲博览古今文献,考订经络之流注,绘制准确之图示,但因诸事萦身,至今未能如愿。今孙永显同志,年青有为,才华横溢,且能埋首攻读,广收博采,分析整理,辨解成文,并亲绘彩图,一一校订,终于完成《经络考辨》,甚慰余心。余思之,该书定会成为经络教学与科研之重要参考书,并为临床治疗打下牢固基础。余甚喜之,乃为之序。

北京中医学院针灸推拿系经络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北京针灸学会理事

陈子富

1988年12月20日于北京

自序

经络学说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针灸学的理论核心。它与祖国医学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以至养生、导引等密不可分,对临床各科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经脉者,所以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不熟十二经络,开口动手便错”之类警句,在祖国医学典籍中屡见不鲜。近年来,国内外对“经络实质”的研究也表明,经络是实际存在的,各种经络现象都是“循经”的,与“古典经络线”十分符合,并指出对“经络实质”的研究及其理论上的突破,将对现代科学发生重大影响。但是,由于经络学说和祖国医学其他基础理论一样,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有关经络系统各组成部分循行分布的文字记载,或因沧桑变迁,战乱散失,断简残编,难窥全豹;或因古文深奥,幽妙难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因辗转传抄,鱼鲁豕亥,阙漏衍文,比比皆是,难于找到比较全面、准确的文字记载和恰当的理解;更没有记载可靠、描绘精确的经络图册,给后人的学习应用和研究带来了许多不便。

本人幼秉庭训,酷嗜岐黄,旁及丹青。于七十年代初自学针灸时,苦于难得较为准确的经络图册,又因时行各书多仅将十二经脉及奇经八脉绘出插图,而对经络系统的其它重要内容如经别、络脉、经筋、皮部等则概未之及。窃以为经络系统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其各组成部分在人体的生理上相互联系,病理上相互影响,诊断、治疗上相互为用,不应只绘经脉而不顾其余。于是综合家藏《内经》、《难经》、《针灸学》、《中医基础》等诸书之说,亲绘经络系统循行分布图一册,将每条经的经脉、经别、络脉、经筋、皮部及经穴等相关内容集中绘在一张图上,以不同的颜色予以区别,强调了经络系统的整体性及其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为脏腑经络辨证提供了更多的理论依据,方便了学习和应用。

一九八五年本人考取针灸研究生后,对国内外经络研究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痛感在世界范围内正兴起“针灸热”、“中医热”的今天,在针灸发源地的中国,竟然对传统的经络学说还存在许多混乱认识。如有的把某些“经络现象”当作“经络的实质”,当作指导中医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的经络学说;在经络系统的循行分布上也还有不少争议问题尚未解决;国内的经络挂图也很少,集整个经络系统各组成部分内容于一图的彩色图还没见到。于是决心对传统的经络学说进行一番认真的考订。本人认为,对经络学说的考订虽应探本溯源,但又并非越古越好。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的成书年代无疑是早于《灵枢·经脉》篇的,但因其尚属于经络学说形成的初期,它的记载只是相当于古人对一些经络现象的直观记录,是不足为凭的。其后的《灵枢·经脉》篇等文献则已是古人由经络现象的记载上升到理论阶段的产物,已经是“内属于府藏,外络于支节”,“流溢于中,布散于外”,“上下贯五藏、络六府”的“立体网状结构”了。所以,对经脉的循行分布当以此为准。另外,本人认为,对任何事物的考察都不能离开当时当地的特定环境,所以,对经络文献的考证,应当前后对照、文图互参,古今验证。于是,本人在参阅了五十多本经典著作和教材,翻阅了五十多种两千多本期刊的基础上,搜集了古今不同的经脉循行图,进行了认真的比较分析。对争议较多的问题,或引经

据典,或考证文字,或验之感传,或推诸己意,进行了考辨;并对古经络图(即“明堂图”)的源流沿革进行了初步考证分析。对经络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另外,鉴于特定穴在经络的循行分布、生理病理及诊断、处方配穴上均有重要意义,又是时间医学研究的重点对象,所以,在图的总体设计上,根据特定穴的不同性质特点,以不同的颜色、形状重点突出了各经的交会穴、原、络、郄、会、俞、募等特定穴。如五输穴分别以所属五行五色表示,八脉交会穴分别标以九宫数字等。为教学和科研、临床工作进行子母补泻、子午流注、灵龟八法、原络、俞募配穴等提供了方便。

经络学说是祖国医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经络研究的宝贵总结。它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现代科技证实了经络现象的存在而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还在于它和祖国医学的其他理论一道,有效地指导着临床诊断、治疗。这是问题的关键,是所有“经络现象”引出的“经络实质”都难以作出完美回答的。继承、发扬古人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遗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也是目前的当务之急。本人虽学疏才浅,但愿为这一伟大事业贡献自己菲薄的力量。

本书中的“经络考辨”和“经络系统示意图”中的大部分内容,曾作为本人的硕士学位论文和科研课题在湖北中医学院通过答辩和鉴定。敬爱的导师芦顺德教授不顾病重体弱,给予了热情鼓励、具体指导和全面肯定。对导师的敬慕、感激之情将永志不忘。湖北中医学院副院长孙国杰教授也给予热情协助和大力支持。罗济民副教授、穆腊梅讲师在彩图初稿时曾参加点穴工作;魏凤坡主任医师、罗济民副教授、梁书忠副教授审阅了毕业论文。还曾先后得到了河南中医学院邵经明教授、山东医科大学臧郁文教授、辽宁中医学院马瑞林主任医师、南京中医学院杨长森教授、肖少卿教授、中医研究院王雪苔教授、程莘农教授、王德深教授、邓良月副教授、上海中医学院李鼎教授、天津中医学院曹一鸣教授、浙江中医学院高镇五副教授、北京中医学院陈子富副教授、福建中医药研究所蔺云桂教授、四川中医药研究院李伯宁研究员等三十余位专家、教授的热情支持,青岛医学院武淑芳老师、青岛工艺美术学校班兆舜老师及孙德同志、祁国庆同志、于进水同志、姜秀珍同志等曾给予各方面协助,青岛出版社李新堂主任为本书的修改订正提出过许多宝贵意见,倾注了大量心血,给予大力支持,谨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限于本人水平,加之时间仓促,本书肯定存有很多不足之处,敬请师长同道,不吝赐教。

孙永显

1989年2月于青岛

2T14/16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2
序三.....	3
自序.....	4
经络图考辨.....	1
《灵枢·经脉》篇方位姿式考辨	13
足三阴经胸腹部循行考辨	14
经络考辨	20
十二正经考辨	20
手太阴肺经络考辨	20
手阳明大肠经络考辨	28
足阳明胃经络考辨	32
足太阴脾经络考辨	38
手少阴心经络考辨	44
手太阳小肠经络考辨	44
足太阳膀胱经络考辨	49
足少阴肾经络考辨	55
手厥阴心包经络考辨	61
手少阳三焦经络考辨	62
足少阳胆经络考辨	68
足厥阴肝经络考辨	75
奇经八脉考辨	79
督脉考辨	79
任脉考辨	81
冲脉考辨	83
带脉考辨	85
阳跷脉考辨	88
阴跷脉考辨	88
阳维脉考辨	89
阴维脉考辨	91
经络系统示意图、循行分布和病候	92

手太阴肺经络系统	93
手阳明大肠经络系统	95
足阳明胃经络系统	98
足太阴脾经络系统	102
手少阴心经络系统	104
手太阳小肠经络系统	106
足太阳膀胱经络系统	109
足少阴肾经络系统	113
手厥阴心包经络系统	116
手少阳三焦经络系统	118
足少阳胆经络系统	120
足厥阴肝经络系统	124
督脉及其别络	126
任脉及其别络	128
冲 脉	130
带 脉	131
阳跷脉	131
阴跷脉	132
阳维脉	132
阴维脉	133
八脉隶乎膀胱肾——奇经八脉与膀胱、肾经关系考辨	134

MEERIDIAN



中研 B0033273

经络考辨

孙永显 编著

二〇一〇/〇



序 一

经络是中医学和针灸医学中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几千年来一直在有效地指导着中医各科,特别是针灸科的临床实践,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和科研过程中有所发现、发展和丰富。

经络穴位图,早在我国唐代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等书中就有记载,是用五色绘成的,称为《明堂图》。惜乎都已亡佚,而未能流传下来。其后的针灸书中,或虽绘有经络穴位图,或单独出版过《明堂图》,但多为继承性的,且因印数不多,流传不广,一般不易见到。近三四十年来编绘出版的彩色经穴图,有所发展和创新,但各种版本之间也存在不少问题,有些不一致之处。孙永显医师编绘的《经络考辨》由“经络考辨”和“经络图”两大部分组成,力求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考辨,或择其善者而从之,或另立新说以补之。资料丰富,说有出处,文图并茂,是一本带有时代气息的新作。它的出版,将进一步促进对经络穴位问题的研究和学术争鸣。略志数语,以为斯序。

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
针灸文献研究室主任、教授
中国针灸学会文献研究会理事

王德深

1988年12月9日

序 二

脏腑、经络、营卫、气血等，是构成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而经络学说又是针灸学的理论核心。因此，古今来的针灸医家莫不赖此作为诊治疾病的准绳。如《灵枢·经别》篇说：“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学之所以始，工之所以止也。”《灵枢·经脉》篇更强调地指出：“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经络之重要，已可概见。实践证明，经络既是运行气血的通路，又是病邪传注的途径；既是诊断疾病的依据，又是治疗疾病的基础。用于临床行之有效，这是尽人皆知，毋庸置疑的。当今国内国际的医学、科学家从针灸、推拿、气功的医疗实践到声、光、热、电、磁，以及同位素示踪等实验观察，均说明经络的感传现象在人体上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还揭示其循行路线与我国古代医籍《灵枢·经脉》的循行路线是一致的。由此足证我国古代医籍所记述的经脉循行，就是经络系统在人体“有诸内必形诸外”的现实写照。这一伟大发现，是我国古代医家实践经验之精华，是难能可贵的。

自《灵枢经》出，历代医家为了阐发经络之精髓，曾绘制过经络腧穴图，古称“明堂图”，又称“明堂孔穴图”；晋代《抱朴子》引用过《明堂流注偃侧图》，又称《明堂三人图》。唐代甄权又进行了修订，孙思邈《千金方》（652年）加以引用，并云：“旧明堂图，年代久远，传写错误，不足指南，今一依甄权等新撰为定云耳。……其十二经脉，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为之。”由此说明原图是用五彩描绘的。王焘《外台秘要》中（752年）又改绘为“十二人图”，但这些图后来在刻本中，均未流传下来，因此湮没不彰，甚为憾事！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中医政策光辉照耀下，祖国医学蓬勃发展，针灸学编著相继出版，经络穴位挂图也不断涌现。惜乎古代医籍年代久远，文辞古奥，言简意赅，在经络系统中有关循行分布等方面遗留问题甚多，历代先贤见仁见智，近代诸家亦众说纷纭，以致各执一词，难窥全豹。欣阅孙永显同志近作《经络考辨》，内容甚佳，十分壮观，不但考辨说理清晰，言之中的，而且所附插图朗若列眉，持之有据。令人阅之，颇受启迪。尤其是书中的经络彩色图，更是别具一格，引人入胜，不仅图象逼真，布局新颖，而且将经络系统的所有结构描绘在一张图上，既强调了经络系统的整体性及其相互联系，又为脏腑经络辨证提供了理论依据；并用不同的形状和颜色重点突出了特定穴及其相互关系。因此既有利于课堂讲授和理论学习，又有利于临床、科研工作进行子午流注、子母补泻、灵龟八法、俞募配穴、原络配穴等治疗方法的具体应用。此外，在经穴彩图方面依据国际标准对照标注，立体感强，色彩鲜艳，形象生动，有利于向国际传播，使我国针灸学术在世界之林发挥更大的作用。总之，本书经络内容搜罗宏富，博综古今百家之说，颇能见源知流，见微知著，且有创见，开拓了研究经络学说的新领域。对继承发展针灸医学很有裨益！此书问世，定能嘉惠医林，造福人类，故乐为之序，以作简介。

中国针灸学会经络研究会理事
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 教授

肖少卿 谨识

1989年春

序 三

据今所存古代文献而论,经脉始载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帛书。该书仅载有十一条经脉及部分病候而已。至《黄帝内经》及《黄帝八十一难经》作了补充修订,方使经络有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十二经筋、十二皮部及十五络脉、浮络、孙络等,为后世所宗。晋·皇甫谧所撰《针灸甲乙经》,集《素问》、《黄帝针经》及《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为一书,补充了大量经穴与治疗。然均未见载有经络图示。据唐·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等二十九卷所载“明堂三人图”云:“旧明堂图年代久远,传写错误,不足指南”,可见唐以前已有经络图出现,目为时甚早。正如该书之开篇“大医习业”所云之“明堂流注”,据传应为己佚之《黄帝明堂经》,似为经络图示之专书。又云:“今一依甄权等新撰为定云耳。……十二经脉,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为之”。可见依甄权等人所绘之经络图为彩色之图,惜今之《千金要方》中未见有绘出之彩图。宋·王惟一受诏而考订经脉腧穴,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并铸成铜人两具,为今日所见最早之经脉腧穴图示。但仅绘有十二经脉始于四末至所终之粗略线路图,以及各经脉五输穴和原穴所在位置图示。金·南唐何若愚著《流注指微赋》,常山门明广注解而成《子午流注针经》上载有依内经原文所绘之十二经脉图,然而却只标点出体位,未连成流注线路。至元·滑伯仁所撰《十四经发挥》,才绘有各经脉流注线路示意图。由此可见经络图示是逐渐发展而成的。明清以后出现依经络命名之各类专书,大多载有经络图示。

全国解放后,在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过程中,中医教育事业蓬勃发展起来。在编写各类教材以及制作教具时,都不可遗漏地绘出了经络图或制作了模型等。于是权威、名家们各抒己见,绘成各类经络图及各种模型,造成十分混乱之局面,其差异之大,给教学、科研带来很多困难。近十年间,各高等中医院校相继建立了针灸专业及推拿专业,经络学被设为重点专业课程之一,使这种困难更加突出了。余从事经络教学多年,鉴于上述局面,只绘草图以示教于同学。每欲博览古今文献,考订经络之流注,绘制准确之图示,但因诸事萦身,至今未能如愿。今孙永显同志,年青有为,才华横溢,且能埋首攻读,广收博采,分析整理,辨解成文,并亲绘彩图,一一校订,终于完成《经络考辨》,甚慰余心。余思之,该书定会成为经络教学与科研之重要参考书,并为临床治疗打下牢固基础。余甚喜之,乃为之序。

北京中医学院针灸推拿系经络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北京针灸学会理事

陈子富

1988年12月20日于北京

自序

经络学说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针灸学的理论核心。它与祖国医学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以至养生、导引等密不可分,对临床各科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经脉者,所以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不熟十二经络,开口动手便错”之类警句,在祖国医学典籍中屡见不鲜。近年来,国内外对“经络实质”的研究也表明,经络是实际存在的,各种经络现象都是“循经”的,与“古典经络线”十分符合,并指出对“经络实质”的研究及其理论上的突破,将对现代科学发生重大影响。但是,由于经络学说和祖国医学其他基础理论一样,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有关经络系统各组成部分循行分布的文字记载,或因沧桑变迁,战乱散失,断简残编,难窥全豹;或因古文深奥,幽妙难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因辗转传抄,鱼鲁豕亥,阙漏衍文,比比皆是,难于找到比较全面、准确的文字记载和恰当的理解;更没有记载可靠、描绘精确的经络图册,给后人的学习应用和研究带来了许多不便。

本人幼秉庭训,酷嗜岐黄,旁及丹青。于七十年代初自学针灸时,苦于难得较为准确的经络图册,又因时行各书多仅将十二经脉及奇经八脉绘出插图,而对经络系统的其它重要内容如经别、络脉、经筋、皮部等则概未之及。窃以为经络系统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其各组成部分在人体的生理上相互联系,病理上相互影响,诊断、治疗上相互为用,不应只绘经脉而不顾其余。于是综合家藏《内经》、《难经》、《针灸学》、《中医基础》等诸书之说,亲绘经络系统循行分布图一册,将每条经的经脉、经别、络脉、经筋、皮部及经穴等相关内容集中绘在一张图上,以不同的颜色予以区别,强调了经络系统的整体性及其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为脏腑经络辨证提供了更多的理论依据,方便了学习和应用。

一九八五年本人考取针灸研究生后,对国内外经络研究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痛感在世界范围内正兴起“针灸热”、“中医热”的今天,在针灸发源地的中国,竟然对传统的经络学说还存在许多混乱认识。如有的把某些“经络现象”当作“经络的实质”,当作指导中医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的经络学说;在经络系统的循行分布上也还有不少争议问题尚未解决;国内的经络挂图也很少,集整个经络系统各组成部分内容于一图的彩色图还没见到。于是决心对传统的经络学说进行一番认真的考订。本人认为,对经络学说的考订虽应探本溯源,但又并非越古越好。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的成书年代无疑是早于《灵枢·经脉》篇的,但因其尚属于经络学说形成的初期,它的记载只是相当于古人对一些经络现象的直观记录,是不足为凭的。其后的《灵枢·经脉》篇等文献则已是古人由经络现象的记载上升到理论阶段的产物,已经是“内属于府藏,外络于支节”,“流溢于中,布散于外”,“上下贯五藏、络六府”的“立体网状结构”了。所以,对经脉的循行分布当以此为准。另外,本人认为,对任何事物的考察都不能离开当时当地的特定环境,所以,对经络文献的考证,应当前后对照、文图互参,古今验证。于是,本人在参阅了五十多本经典著作和教材,翻阅了五十多种两千多本期刊的基础上,搜集了古今不同的经脉循行图,进行了认真的比较分析。对争议较多的问题,或引经

据典,或考证文字,或验之感传,或推诸己意,进行了考辨;并对古经络图(即“明堂图”)的源流沿革进行了初步考证分析。对经络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另外,鉴于特定穴在经络的循行分布、生理病理及诊断、处方配穴上均有重要意义,又是时间医学研究的重点对象,所以,在图的总体设计上,根据特定穴的不同性质特点,以不同的颜色、形状重点突出了各经的交会穴、原、络、郄、会、俞、募等特定穴。如五输穴分别以所属五行五色表示,八脉交会穴分别标以九宫数字等。为教学和科研、临床工作进行子母补泻、子午流注、灵龟八法、原络、俞募配穴等提供了方便。

经络学说是祖国医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经络研究的宝贵总结。它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现代科技证实了经络现象的存在而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还在于它和祖国医学的其他理论一道,有效地指导着临床诊断、治疗。这是问题的关键,是所有“经络现象”引出的“经络实质”都难以作出完美回答的。继承、发扬古人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遗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也是目前的当务之急。本人虽学疏才浅,但愿为这一伟大事业贡献自己菲薄的力量。

本书中的“经络考辨”和“经络系统示意图”中的大部分内容,曾作为本人的硕士学位论文和科研课题在湖北中医学院通过答辩和鉴定。敬爱的导师芦顺德教授不顾病重体弱,给予了热情鼓励、具体指导和全面肯定。对导师的敬慕、感激之情将永志不忘。湖北中医学院副院长孙国杰教授也给予热情协助和大力支持。罗济民副教授、穆腊梅讲师在彩图初稿时曾参加点穴工作;魏凤坡主任医师、罗济民副教授、梁书忠副教授审阅了毕业论文。还曾先后得到了河南中医学院邵经明教授、山东医科大学臧郁文教授、辽宁中医学院马瑞林主任医师、南京中医学院杨长森教授、肖少卿教授、中医研究院王雪苔教授、程莘农教授、王德深教授、邓良月副教授、上海中医学院李鼎教授、天津中医学院曹一鸣教授、浙江中医学院高镇五副教授、北京中医学院陈子富副教授、福建中医药研究所蔺云桂教授、四川中医药研究院李伯宁研究员等三十余位专家、教授的热情支持,青岛医学院武淑芳老师、青岛工艺美术学校班兆舜老师及孙德同志、祁国庆同志、于进水同志、姜秀珍同志等曾给予各方面协助,青岛出版社李新堂主任为本书的修改订正提出过许多宝贵意见,倾注了大量心血,给予大力支持,谨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限于本人水平,加之时间仓促,本书肯定存有很多不足之处,敬请师长同道,不吝赐教。

孙永显

1989年2月于青岛

经 络 图 考 辨

“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经络图具有形象、直观等优点,给人以生动深刻的印象,是学习祖国医学的经络理论和各科临床,尤其是针灸临床的重要工具,在中医的医疗、教学、科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古代医家很早就绘制了各种含有腧穴、经脉等内容的“明堂图”、“流注图”。这些图丰富、发展了经络学说,对研究古代经络学说的沿革和发展有重要意义。但实际上平时人们所说的“经络图”,只是一类穴位经脉图,真正全面地表现经络内容的经络图至今尚属少见。

据史料称,穴位经脉图谱古称“明堂图”、“偃侧图”或“流注图”。早在晋代葛洪(公元281~341年)所著的《抱朴子·内篇·杂应》中,就有过《明堂流注偃侧图》的记载。“明堂”者,盖由“黄帝坐明堂,召雷公而问之”(《素问·著至教论》),即《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序》所称:“昔我圣祖之问岐伯也……穷妙于血脉,参变乎阴阳……洎(音季)雷公请问其道,乃坐明堂以授之,后世之言明堂者以此”而来。“偃”,仰卧;“侧”,侧卧;是指人体取不同的仰、侧、伏卧姿式时,气血在经脉腧穴中流行输注的不同状况而言。其后,隋唐时代曾出现过较多的针灸图谱。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记载,当时就曾有过《黄帝明堂偃侧人图》、《神农明堂图》、《黄帝十二经脉明堂五脏人图》、《扁鹊偃侧针灸图》、《明堂孔穴图》、《明堂图》、《明堂人形图》等二十多家。其中南朝刘宋针灸学家秦承祖(公元420—479年)的《明堂图》,经隋唐针灸家甄权等人加以修订后,影响较大。甄氏针术名擅一时,他按人体比例绘成了《明堂三人图》,其科学性和绘图技术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当时引用该图的人几乎遍及全国。随着历史的发展,针灸名医辈出,流派滋多,穴位的名称和部位的描述很不一致。如《北史》指出,马嗣明的针灸孔穴往往“与明堂不同”;《千金翼方》中指出,秦承祖的《明堂图》多“上下倒错,前后易处”。孙思邈(公元581—682年)在《千金要方》中指出,针灸经穴“循环肢背,无所不至,往来出没,难以测量”,如要“指取其穴”,“非图莫可”。但“去圣久远,学徒蒙昧,孔穴出入,莫测经源”。于是孙氏“鸠集今古名医明堂,以述针经一篇,用补私阙,庶依图知穴,按经识分,则孔穴亲疏,居然可见矣”。并绘成《明堂三人图》,“其十二经脉,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为之”,成为最早的一套彩色穴位经脉图。唐·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王焘在《外台秘要》中,在《明堂三人图》的基础上,又改绘成“十二人图”,并在自序中称:“诸家并以三人为图,今因十二经而画图人十二”。这可能是将正、侧、卧三人诸经混一的明堂图改绘成的第一套十四经分经图(将督脉并于足太阳、任脉并于足少阴)。可惜这些图都没有流传下来,后人无法观其原貌。根据史料记载,这些图已包含有腧穴、经脉(包括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和脏腑等内容。公元1900年在敦煌出土的针灸图残片(可能是唐代作品),只画出了很少几个穴位,还不能看作是经络图。

约在北宋初年(公元982年),日人丹波康赖(行针博士)搜集我国唐代及其以前的许多古医书,如《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小品方》、《僧深方》等,取其精华,编纂成《医心方》一书。在该书廿二卷中记述经脉逐月养胎部分,载有可能是现存医籍中最早的与经脉有关的插图。该图

绘有肺、大肠、胃、脾、膀胱、肾、心包、三焦、胆、肝等十条经脉，其路线大都包括有脏腑内行线，除足少阳胆脉图中经脉上达头面外，其它四条阳经和足厥阴肝脉均未画出头和面部的经脉循行线(这可能是由于该图偏重于表达养胎内容之故)。四肢部的 外行线上，都分布着本经的大部分腧穴，同时画出了气管、胃、脾、肝、胆、肾、膀胱等脏腑的大致轮廓和三焦的分部示意(图 1~4)。虽然该图不是出自针灸或经络篇中，但对研究古代对经脉路线、脏腑部位以及腧穴归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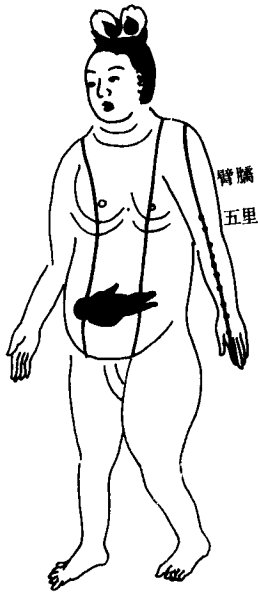


图 1 (引自《医心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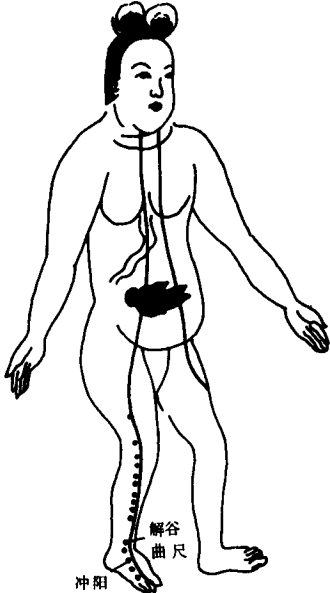


图 2 (引自《医心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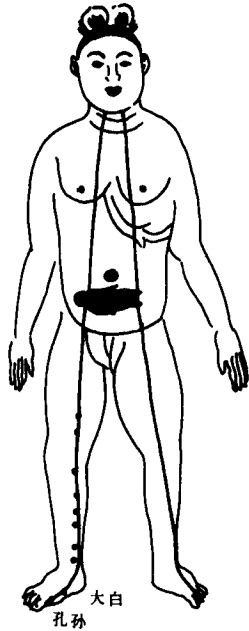


图 3 (引自《医心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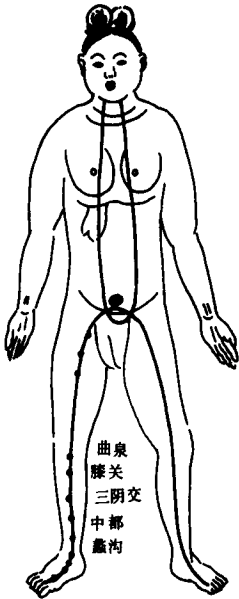


图 4 (引自《医心方》)

(隋·杨上善在《黄帝内经明堂类成》一书中开创了按经脉排列穴位的先例,但该书已大部散失)等的认识都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是值得重视的。

宋·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翰林医官王惟一首创铜人针灸腧穴模型,并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内有正、背、半侧人图三幅,其上绘有十二经脉起止路线。这三幅图没有画出经穴位置,其所注文字和所绘经线仅是粗略地示意了十二经脉的体表有穴循行路线的部分内容。其经脉名称均写作“经络”,如“手阳明大肠经络,起于商阳穴,终于迎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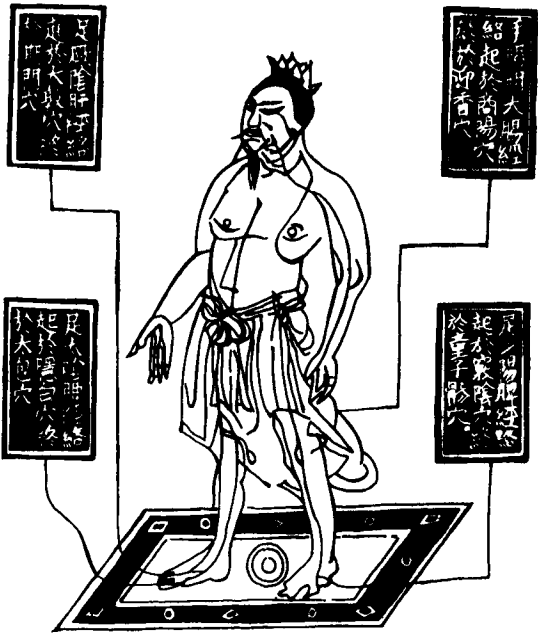


图 5 (引自《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图 6 (引自《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穴”等等。另有十二经脉分经图各一幅,除第一幅写有“手太阴肺之经”的字样以外,其它各幅均简写为“心经”、“肝经”等,仅是表现了各经五输穴和原穴的所在位置,并无其它经络内容。所以,尽管铜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但因这些插图比较简略,尚难以作为考察经脉循行分布的主要依据(图5、6)。

金代(约公元1153~1163年),何若愚、阎明广撰注《子午流注针经》,载十二经脉流注图各一幅。图中无经无穴,仅以指示线将《灵枢·经脉》篇原文